

金陵舊夢

容齋等著

金陵舊夢

容 齋等著

金陵舊夢

香港致誠出版社出版

金陵舊夢

著作者：容

齋 等

印行者：致

誠 出版 社

香港北角馬寶道六十四號

承印者：順

利 印刷 廠

香港鰂魚涌華廈七樓A座

定

價 港 幣 三 元

一九七六年八月七版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前言

一九四九年以前，我濫竽新聞工作近三十年，曾親見北洋軍閥政府的收場，蔣介石的興起和覆滅。茲就記憶所及，拉雜記之，以饗讀者。所記大都得自親歷，部份是訪問有關人士得來的資料。道聽塗說不錄。

因係雜憶，所記不以時間爲次序，前後內容也不一定有聯繫。

目 錄

一	從交易所到北伐時期的蔣介石·····	一
二	閻錫山軟禁馮玉祥·····	四
三	閻老西反蔣從假到真的內幕·····	九
四	蔣介石翻雲覆雨的本領·····	一八
五	內憂外患中的兩個「九一八」·····	二四
六	「十日主席」閻錫山·····	二七
七	張學良被蔣騙入關·····	二九
八	蔣介石湯山軟禁胡漢民·····	三一
九	寧粵分裂的趣劇·····	三三
一〇	何成濬養蛇弄笛·····	三八
一一	蔣介石最怕提及張學良·····	四二

一二	不抵抗的「銑電」……………	四四
一三	西安事變瑣聞……………	五〇
一四	楊永泰及史量才被刺內幕……………	五五
一五	從陳德徵一蹶不振說起……………	六一
一六	蔣介石結婚劉紀文失戀……………	六六
一七	蔣介石身邊的三「幫」……………	六八
一八	葉蓬丟官趣事……………	七一
一九	王陸一詩諷羅家倫……………	七三
二〇	淞滬抗戰及南京失守瑣記……………	七五
二一	方先覺「死生」怪事……………	七九
二二	「曲線」救國內幕……………	八二
二三	敲詐榮家氣死范旭東……………	八四
二四	白崇禧醞釀「獨立」的內幕……………	八六
二五	蔣介石如何吃掉龍雲……………	八九
二六	龍雲事件補畧……………	一二三

一 從交易所到北伐時期的蔣介石

上海之有交易所，始於一九一八，是日本人開設的，名「上海取引所」，設在上海三馬路，經營證券和物品買賣，投機倒把，賺了不少錢。

那時，蔣介石從日本回來不久，一貧如洗，和戴季陶一起在張靜江家當清客。張是南潯富商，在巴黎開設豆品公司，並在浙江上海做販運絲、鹽的生意，那時和他的兄弟張澹如在滬設「張源恒鹽棧」等字號，經營批發買賣。

一九一九年，戴蔣等看到日商「取引所」爲暴利之藪，乃向張氏兄弟建議效尤創辦，於是由張聯繫當時上海商界「聞人」虞洽卿等，組織「協進會」，籌備成立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，經向北洋政府農商部申請備案，一九二〇年得到批准，即於是年七月正式成立。虞洽卿任理事長，聞蘭亭、盛丕華、周佩箴、張澹如等十七人爲理事。場內交易由經紀人經手，當時第五十四號經紀人爲陳果夫，其老板爲蔣介石；第四十五號經紀人爲張秉三，他的老板就是張靜江兄弟。經紀人在場內交易時，頭戴白布帽子，帽上標

明號碼。所有這些，都是按照日本「取引所」的辦法規定的。交易所開幕前，還辦了一個「所員養成所」，請日本人山田等當教員，訓練這些經紀人和其他職員。

這個交易所名爲華商，實際上依舊是日本財團欺騙壓榨中國人的機關，虞洽卿、蔣介石等實質上是當了買辦，分享一些唾餘而已。這個交易所的資本額定五百萬元，分爲十萬股，開辦時先收二萬五千元，規定日方先出資八十七萬五千元，約佔總額的百分之七十，華方擔任三十七萬五千元，約佔股額的百分之三十。事實上，當時虞蔣等均未拿出錢，而是以日方的股款向銀行押做了十幾萬元，作爲華方的股款（全部爲「協進社」所有）。

交易所的業務名義上是一切證券和物品，實際上買進賣出者主要爲該所股票（稱「本所股」）。當時上海遊資充斥，都集中於股票，以交易所爲弋利之所。從一九二〇年七月到一九二一年中，「本所股」由每股三十多元逐漸上漲至一百二十元，除日商大獲暴利外，虞蔣等這些人也大發橫財，他們拋進拋出，翻雲覆雨，害得一些商人傾家蕩產，跳黃浦自殺的日有所聞，而他們自己却日進斗金。蔣介石、戴季陶在上海做交易所的黃金時代就是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裏，天天吃花酒、坐汽車，儼然是富商了。

但好景不常，到一九二二年開春，「本所股」一度漲到二百多元後，就逐步回落，

蔣等搞了一個「多頭公司」，拼命買進，企圖背城借一，甚至開了不少空頭支票，以抵到期繳款，到是年二月，交易所內部空虛的真相已無法掩蓋，「本所股」一洩千里，於是這個開張不到兩年的交易所就宣告破產，「方卿原是舊方卿」，一度高車駟馬的蔣介石，又回到了初到上海時的地位。

交易所破產前，虞洽卿曾集電日方股東告急，後來日方匯給虞一百萬元，作為清理之費。蔣介石聽到這消息，就糾集幾個也破了產的經紀人，僱了一百個打手，準備在交易所開理事會時當場搗亂。這風聲被虞聽到，知道蔣有黃金榮為靠山，不可輕敵，於是找出當時法租界的「大亨」之一李徵五出面調停，蔣提出條件，要二十萬元清理債務後，從此不再在上海混，「開碼頭」到廣東去，經往返磋商，決定由虞送六萬元給蔣作為赴粵的旅費。蔣得到這六萬元後，在大東旅社開一房間，把這些合伙的經紀人找來，碰杯慶賀，大家想和蔣分贓，那知蔣趁他們酒醉昏昏的時候，從後門溜出，乘車直上了南行的輪船。直到一九二七年才以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」的身份重來上海。在他重到上海以前，他的老朋友阿德哥（虞洽卿）曾趕往九江迎候，代表外國送了蔣一筆錢，作為蔣保護他們的代價，這筆錢當然不只六萬元，而是八千萬元了。而且，這八千萬還僅僅是一筆「見面禮」而已。

二 閻錫山軟禁馮玉祥

一九二九年冬我第一次到太原採訪新聞，那時馮早已到了山西，被閻軟禁在五台的建安村（離閻的老家五台河邊村不遠），在中原，宋哲元石敬亭等揭出反蔣的旗幟，和蔣軍打起來了。

馮玉祥怎麼會到山西去的呢？馮閻之間，一向是政敵而不是朋友，閻錫山老奸巨猾，慣於投井下石，投機取利，如一九二五年馮和張作霖作戰，馮部在從南口退往包頭的途中，被閻派兵在天鎮、大同一帶截擊，受了很大的損失。再如一九二八年各集團軍聯合北伐的時候，蔣雖然對馮有嫉忌，而表面還很敷衍，交換「闖譜」，稱兄道弟，決定北方局面由馮負責收拾。但到五月間蔣閻在石家莊會面後，從此就變了卦，平津河北改歸閻掌握，馮落空了。這固然由於蔣的朝三暮四，翻雲覆雨，但閻的從中挑撥下藥，也是主要的原因。那麼，為什麼馮又到山西去了呢？閻又為什麼歡迎他去？他肚子裏打的什麼算盤呢？簡單一句話。是當時的形勢「實逼處此」。在馮的方面，那年五月，馮

在河南舉起反蔣的旗幟，雙方正在調兵遣將的時候，蔣忽以巨金運動馮部下的大將韓復榘、石友三倒戈，拉着部隊東開，不僅影響了馮的作戰計劃，而且把他多年來一手積聚的老本錢——西北軍搞得支離破碎。馮是恨極了，此仇必報。在那時，可以聯合的北方的實力派只有閻。兩害相權取其輕，過去的政敵不妨化爲暫時的朋友。他也知道閻是老滑頭，不可靠，但他希望自己到太原，動以利害，示以誠意，可能激起閻的反蔣決心。在閻的方面，本來對蔣馮關係是採取坐山觀虎鬥的態度，打起來雙方實力消耗總對他有利；他想不到蔣收買了韓、石，釜底抽了薪，蔣的力量顯然相對地強大了；李、白、唐生智、馮玉祥先後吃了大虧，最後一定會輪到他自己，他知道以蔣的陰鷲，決不會輕輕放過他的。與其坐被收拾，不如冒險爭取主動。其次，他知道蔣最怕馮，把馮騙到太原，就可以對蔣要挾，予取予求。除此以外，各個反蔣的勢力如汪如李、白等等，也都把希望寄於馮閻，派代表竭力從中拉攏。其中，促成馮閻聯合最有力的兩個人，一是李書城，一是王鴻一。李先生是辛亥革命的老人，當過黃克強的參謀長，從蔣登台後，一直在各方策動反蔣。（如那年唐生智的反蔣，他也是有力的策動者之一。）王鴻一是山東的老名士，一向搞「村治」，和馮很熟，閻對他也很敬重，在他們的說合下，馮於是年八月全家由李書城陪同過風陵渡進入山西。那裏知道，馮一到太原，閻表面上信誓旦旦，

聲明他一定要舉旗反蔣，一面却把馮送到五台山的建安村，派他的一營衛隊「保護」，形同監禁。同時，對蔣申明準備同馮一起出洋，從此「不問政事」，實際是向蔣勒索要挾。

我到太原時，有一次和李書城先生談到閻蔣之間的勾心鬥角。他用簡單的比喻說明閻的企圖。他說，馮先生好比一隻老虎，閻把他關在籠子裏，這就可以向蔣恫嚇、伸手，「你不給我這個那個，我就把老虎放出來了！」我說：「馮是聽了你的話來山西的，長此以往，你怎樣對得起馮呀？」他說：「天下聰明人往往總是自作聰明的，形勢比人強，反蔣是必然的趨勢，閻最後總會弄假成真的。」

閻的陰險還不僅如此，他把「馮」請到山西後，騙馮下令宋哲元、石敬亭、劉郁芬等反蔣，並擔保自己一定出兵相助，等到宋、石等於十月揭開戰火，他却裝聾做啞，按兵不動，反而以「調人」的口吻，向蔣要索軍火巨款。就在這時，南京發表閻爲「陸海空軍副總司令」；顯然，蔣已付出最大的代價來「穩」住閻的了。

就在那年十一月，我冒着大雪驅車到五台訪馮。清晨從太原出發，北風呼號，晉北山區都被銀裝素裹，車子幾次陷在雪坑裏，「一去二三里，停車四五回，拋錨六七次，八九十人推」，直到深夜才到了建安村。

第二天，馮先生請我在一起便飯。我問他前方（指宋、石等反蔣的戰事）的消息如何？馮舉箸指着火鍋說：「我也沒接到什麼消息（由於閻的封鎖），我的消息都是從火鍋裏來的。」說畢哈哈大笑，我聽了莫名其妙。同桌的一位秘書先生給我解釋說：「這裏的招待，時常有變化，前方我們打好了，我們就能吃得好些。前幾天，火鍋裏儘是粉條白菜，因為宋明軒（哲元）他們打了一次敗仗。」馮接着指指火鍋說：「你看，今天火鍋裏又有肉丸，又有海參，看來前方打得不錯呀！」

馮這一段「火鍋」漫話，在我腦子裏清楚地勾劃出閻錫山的卑鄙無恥、勢利小人的面貌。這段談話，也說明馮對閻的鄙視和藐視。

不僅馮本人，他的部屬對閻也是滿懷愁恨和瞧不起的。在建安村，他的秘書們把他們閒居無聊集體創作的一本「劇本」給我看。題目是「閻王登殿」，寫的是山西梆子腔。戲寫了厚厚一大本，我現在還清楚地記得開場的一段：

商震、馬開松、孔繁蔚、趙戴文四將起霸登場。

四將唸定場詩：

商：大將南征膽氣豪。

（商於民初曾奉閻命率一旅赴湘援助北軍張敬堯，被湘軍打得全部潰散，隻身逃回。）

馬：哈拉寨上把名標。

（馬也是閻部的師長，在晉綏邊境與當地民團作戰，全師覆沒。）

孔：人人說我個子高。

（孔也是師長，身材奇矮，爲有名侏儒。）

趙：我，（唸山西音）（一小鑼。）

將軍右跨指揮刀。

（趙爲閻的老師，本來是三家村的塾師，閻得意後，成爲閻的左右手，山西人說他是半部論語治天下的「能手」，山西掛起青天白日旗後，閻任省主席，他任民政廳長兼保安司令。某次，「檢討」保安部隊，他曲背着全副武裝登台，誤將指揮刀跨在右面，拔刀指揮檢閱時，刀久久無法拔出，一時傳爲笑談。）

四將分開站立，閻開粉臉着紫袍上。

唱曲牌：威震三晉，地動山搖，……要把，地皮掃。

唸引子登場白：俺，山西土皇閻錫山是也，自從辛亥謀死吳祿貞，趕走溫壽泉，正位以來，且喜一帆風順，蒙聖主（指袁世凱）見喜，封爲同武將軍，一等侯之職（洪憲封職）上表稱臣謝恩，……。

後面寫着什麼，現在記不起來了。總之，把閻形容得淋漓盡致，揭露他的醜惡面目，體無完膚，可見他們對閻的刻骨仇恨。

三 閻老西反蔣從假到真的內幕

閻錫山的反蔣，從假到真，從幕後操縱到前台掛帥，是形勢逼出來的，正如李書城先生事前估計的一樣，他最後是非坐上「火坑」不可的。

由假變真，關鍵在傅公祠（太原人民紀念明末大儒傅青主先生的祠堂，有亭台花木之勝，當時太原要人常集會於此）的一幕。這一幕的過程，當時知者甚少，後來沒有人記述過。我當時以偶然的機會，了解其中的一些「內幕」，不可不記。

一九三〇年三月初，馮玉祥被閻從建安村「請」到了太原，住在傅公祠內。

在三月十二日的早晨，我到山西大飯店去訪友，看到馮的幾個秘書如雷嗣尙等在房間裏打牌，心中很納罕。誰都知道，馮對部下，就是對於文職人員，也是很嚴厲的。我當時心裏想，如果馮還在太原，他們怎麼敢在這裏打牌呢？莫非他又回建安村了？

懷着這個疑問，我立即驅車訪問劉治洲先生。劉是馮的總參議，參與馮的機密，是一位忠厚長者。

我不經意地問：「馮先生怎麼離開太原了？」

劉先生聽了大驚失色地說：「你怎麼知道這消息？誰告訴你的？全太原城只有幾個人知道這消息呀？」

我一聽，知道裏面大有文章，就請他談談這事的經過，答應決不對外洩漏，也不發新聞電，他這才把情況簡單給我談了。後來，我又詢問李書城、王鴻一，了解這件事發生的來龍去脈。

原來馮被軟禁在五台後，總想辦法擺脫這個困境，一九二九年底，就派人到天津，把鹿鍾麟秘密召到建安村。「面授機宜」，命他立即到潼關代行他的西北軍總司令職務。鹿到潼關就任後，就打出「擁護中央，開發西北」的口號，並派人去南京活動。鹿的代表到南京後，即對外揚言：「蔣固然是我們的敵人，閻更是我們歷史上的世仇；敵人可化爲朋友，仇人卻不共戴天。」那時候，蔣正不堪閻的勒索，陸海空軍副司令的名義也發表了，大批的槍彈也送去了，幾百萬的巨款也不只一次匯到太原去了，但從太原來的秘密報告，閻還在那裏策動各方反蔣，知道這無底洞是填不滿的，於是蔣就叫何應